

【馨香一瓣】

夏日“伞”话

□郭宁

蝉鸣总觉得是金色的，声声震颤，仿佛裹挟着炽热的阳光奔袭而来，却怎么也撞不碎黏稠的空气。这声音将注意力瞬间攫了去，缠住感官，被包围的人忽地惊觉夏日已至。漫漫的夏、热烈的夏，被漳州这座小城尽数收纳。走在路上，踏着滚烫的地面，恍然间似乎感受到了水汽蒸腾而上，光影都变得摇曳斑驳。

故事里的女主角，总是拥有海藻般的披肩长发。但在漳州的暑浪中，保持优雅并非易事。日头高照，热气贴身，不一会儿额角、脖子就沁出细密的汗，索性将头发利落扎起。轻薄

的衣裳黏在背上，似是第二层潮湿的皮肤。在还没有空调的年代，老式落地风扇的铁质叶片机械地转着，嗡嗡作响，卷起一小片清凉，融入青青少年的夏日梦境中。

于是，在这漫漫的夏、热烈的夏，一柄美丽的伞便成了时尚的一个独特注脚。小小的伞面颜色缤纷，花样各异。长街确乎成了河，有的伞似浮萍点缀，有的伞如清莲浮动，有的伞是顺流而下的乌篷船。撑开伞，撑起浪漫的想象，赤金炎夏被折成琥珀色时光。绿豆棒冰的清甜和汽水开瓶时的轻响，在伞下酿成一小团流云。世界因此有了温柔的边界。

夏日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。有时暴雨突如其来，行人脚步匆匆，手中的伞却被一阵疾风掀成朝天的喇叭花，惹来执伞人的惊叫和同行好友的大笑。匆忙间忽然发现，一把伞静静地放在校园的角落。好奇地弯腰一看，原来是多情的学生为流浪猫留下的一块避风港。

飞虫逐亮，草色清新。大汗淋漓，却仍觉得日子光亮而饱满。少男少女骑着单车，不能撑伞，就从树荫下穿梭而过。树是天地间静立的伞，在无言而厚重的生长中守护一方清凉，只漏下点点碎金，跳跃在少年的脸上手臂上。



伞影缀繁花

许文彬 摄于龙江岁月稻田花海

【草木有趣】

蓝花楹，惹人醉

□许健辉

骤雨初歇，空气里浮动着潮湿的凉意。我忽然想起街角那株蓝花楹，不知方才的急雨，可曾折损了那些梦幻般的花朵？踩着积水匆匆赶去，远远望见一片幽蓝在枝头摇曳，宛如被揉碎的天空，遗落在人间。

初见蓝花楹，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。阳光穿过枝叶，将细碎的蓝紫色花瓣洒在青石板路上，像是谁打翻了靛青颜料罐。每朵花都像精巧的小喇叭，淡紫色的裙裾上泛着银白的纹路，花蕊顶端点缀着星星般的金黄。微风拂过，整棵树便轻轻颤动，簌簌落下的花瓣，为地面铺上一层梦幻的地毯，让人不忍心踩上去。

最令人揪心的，是蓝花楹遭遇风雨的模样。乌云压城的日子，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砸下来，枝叶在风中剧烈摇晃，细碎的花瓣如雪花般翻飞，转眼间地上便积起了淡紫色的水洼。可待雨过天晴，再去看时，虽有残花零落，枝头却又冒出了新的花苞，嫩绿的叶片也愈发精神，像是在宣告生命的坚韧与不屈。这让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草木，历经风雨，依然从容生长。

从光影的故事开始，从波光粼粼的水面开始，从湘桥的黄昏开始，湘桥的夕阳无限好，好到没了近黄昏的感慨，黄昏反倒成了湘桥最美的释放。光影浮动在古厝的墙上，屋檐下仿佛在娓娓述说着一段悠久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则散落在湘桥的边边角角。夕阳的余晖给古厝的瓦片屋顶镀上一层金光，檐角欲飞，色彩熠熠……几座古厝连成一片，显露着昔日大家族的风范，埕前开阔毫无遮拦，夕阳尽情地倾泻，毫不吝啬地铺洒，九十九湾更像一位柔美的新娘，披着金装，娇羞又欢喜。而被大自然恩赐的我们就尽管放开步伐大方地欣赏、享受。

金色暮光正逐渐将湘桥村簇拥在怀里，“大夫第”“翰林第”“贡元第”“进士第”等 10 余座历经数百年的明清古建筑赫然于眼前。这些古厝大多建于清朝至民国初期，均坐东北朝西南，每座之间留有 2 米多宽的通道，一字形排开，座座相连。每座古厝结构规格大致相同，为五进式或三进式。屋前石埕连片，树木林立，并设有旗座。

“翰林第”是这些古厝中最壮观的宅第之一，占地近五亩，是典型的清代官宅。采用砖石土木结构，古香古色，气宇轩昂。宅院大门额顶悬挂“钦赐翰林”匾，一对雕有喜鹊、寿鹤、麒麟等古兽祥鸟的石鼓，历经几百年风雨依然蹲守在大门旁。大院内朱廊画壁，长廊曲回。宅内每进各设屏风，且均有天井，晴时能晒日，雨时能排涝。天

晴天里的蓝花楹，是最张扬的存在。当阳光穿透层层花雾，整棵树都仿佛镀上了一层柔光，浅紫色的花瓣透着琉璃般的光泽，深紫色的花萼在光影里投下细碎的阴影。常有孩童在树下追逐嬉戏，或是捡起花瓣别在发间；老人们则摇着蒲扇，坐在长椅上，静静欣赏这份独属于蓝花楹的浪漫。此时的蓝花楹，就像一位盛装的舞者，在春风里尽情展现着自己的美丽。

蓝花楹的美，带着一种疏离的气质。它不像樱花那般热烈奔放，也不似牡丹那样艳丽夺目，而是以一种优雅的姿态，在春末夏初的时光里静静绽放。它的花香清谈得近乎隐秘，唯有静下心来，贴近花瓣细嗅闻，才能捕捉到那一丝丝若有若无的甜香，混着绿叶的清苦，仿佛一首含蓄的诗。

暮色中的蓝花楹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夕阳的余晖为花瓣染上一层暖金色，深蓝色的影子在地面摇曳，像无数只栖息的蝴蝶。路过的行人，总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掏出手机记录下这动人的画面。而我，最爱在这样的时刻，坐在树下的长椅上，翻开一本书，让淡淡的花香萦绕身旁，任思绪

【吾乡吾土】

湘桥，旧时光的记忆

□杨时清

井内花架、花坛倚墙而设，淡雅清幽。

从顺治年间黄光星及第开始，黄家祖孙五代人科甲连登，以一个耕读世家，荣耀连绵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四朝。其间，黄光星的九个孙辈中竟有四人博取功名，湘桥黄家由此声名显赫，盛极一时。足足维护了两百多年的荣耀，此后黄稷堂以书画闻名，把那一脉文气又延续了许多年。

村中最为特别的是一座供奉着三国名医华佗的古庙，全省唯一，十分稀罕。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历经几代重修，当地人称它为“仙祖庙”。古庙面向九十九湾，占地约一亩。主殿供奉神医华佗，左右墙上分别写着“忠孝”“廉节”行书大字，每字约两米，用笔苍劲有力，结构严谨，据说是明末学者、大书法家黄道周所书。

水好比是滋养湘桥灵魂的甘露，九十九湾内河从古厝的埕前汨汨流过，转入西溪，它不仅静谧令人着迷，激情澎湃的时候更叫人疯狂。每年的五月初八都会在这里举行隆重的赛龙舟，岸边人声鼎沸，男女老少都前来加油助威，鞭炮锣鼓

震天响，气势如虹，振奋人心，热闹非凡。参赛队伍整齐划一奋力地往前划。白色的水花在水浆的划动下翻腾，喷薄而出，人跟着激动雀跃，狂欢舞蹈。赛龙舟成了一年一度最大型而又最值得期待的民俗文化活动。

湘桥，一个省级的历史文化名村，人杰地灵，乡贤辈出。湘桥的身后有这样厚重的历史积淀，而历史又裹挟着日常，艺术在日常里显现，从岁月深处开出花来。在逼仄的小巷中行走，时光在红砖上剥落，而雕刻精美的花岗岩似乎记住了什么，看这雕刻着群马的石鼓，有的互相追赶，有的则专注地交配，这原始的生殖崇拜，是朴实的农业社会最真挚的信仰。小巷深处，只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，不经意间就发现了遗落的往昔故事。享受这美丽时光，一股闲适不觉油然而生，仿佛从喧闹的城市中隐遁，随意地一低头就能拾起久违的宁静。湘桥在夕阳的浸染下影影绰绰，时光伴随着脚步或者脚步伴随着时光，如梦如幻……

凤凰树下伤离别，但各自奔赴的前程明丽如枝头的凤凰花；蓝花楹开成天边宁静诗意的云烟，便约上三两好友共赴一年一度的浪漫花事；而在大榕树下，常有阿伯阿嬷摆下的棋盘和茶桌，垂下的根须牵绊着旧事……人生不同段落，百般心绪，那一棵棵树始终苍苍矗立，共谱夏日的悠长乐曲。

若与友人相约古城，炎炎烈日下，瓢泼大雨中，不妨一头躲进骑楼的廊道里。这颇具特色的建筑，跟着漳州人闯荡归乡的脚步，落成商铺和青石板路之间连绵的荫蔽，静候着往来行人。这凝固的伞聆听过几代人的故事，诉说着城市街巷的繁华与温情。一座城的集体记忆掷地有声。

绿是最浓的绿，红是最显目的红。阳光蜚得人身上发痒，雷声轰鸣。漳州的夏不温柔，但是包容。我们撑着伞，路边立着伞，廊檐亦是伞。那些“伞”的故事，和漫漫的夏、热烈的夏，一起收进小城信笺，成为永不褪色的金色回忆。原来所谓故乡，就是郁热与骤雨都被怀念。

【随感录】

锅边糊侃

□厦吟

对我而言，锅边糊不同于其它小吃，美味与否不妨用离家近远来考量。诸如沙茶面、干拌面、牛肉面，为了那么一口，总有人甘心绕半个漳州城。然而，好吃的锅边糊，铁定是在家附近，或上班上学的路上。

有鉴于此，锅边糊常常兴起我“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”之感。某人说楼下某家锅边糊甚好，邀三五好友同食，一试味道不过如此。众人自然不好驳了东道主的面子，泛泛点赞几句，便无下文。

许多小吃属正餐之外的点缀，唯锅边糊和卤面可抵正餐。以前周末赖床，母亲一大早买回锅边糊，轻轻一呼“锅边热乎，放个大肠”。我一听，“条件反射”地起床穿衣，甚至顾不上洗漱，直奔餐桌。时间是锅边糊的大敌，一刻色变，两刻味变，拖上十几分钟就成了浆糊。

其实，锅边糊的味道并不玄乎。如今一些人说要用高汤烹制，纯属扯淡。锅边糊店普遍采用白开水加味精。有一次，我照常光顾那家锅边糊，巧遇后台师傅放味精，他拿起汤勺往里舀，用量之大令人咋舌。所谓“家乡的味道”，多半就是味精的滋味。只不过用量超出一定范围，质变的“冲击”直冲天灵盖，以至于人一上午频频喝水。

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米浆的比例，卤料的咸淡，酱油、味精的多少，都会影响锅边糊的口感。从小吃到的味道已然在心里生根，无疑最好，故人新店吃锅边糊，“一碗精”容易，“长相忆”难矣！在此不妨改写元稹的那句诗：“取次花从懒回顾，半缘味精半缘糊。”

我接触过的锅边糊店老板，大多色色不好。这个行当，老板信奉的是“效率”，几乎没时间和顾客扯闲篇，哪怕顾客点卤料慢了，老板便会不耐烦地拿起另一碗，叫号“下一位”。漳州的锅边糊多数从早晨五六点营业，近中午的十一点前打烊。哪家店如果八九点的时候没人排队，生意不好是肯定的。

锅边糊店的前台一般有个手脚麻利的伙计配合老板，其中一人盛锅边糊兼打包，一人剪刀卤料加算钱。后合有一人专门煮锅边糊，再配上一名打扫洗碗的老阿嬷。四个人是一家店最基本的配置。最苦的应当是煮锅边糊的。过去用柴火或煤球，烟尘大，日子一长，口鼻呼吸道难免有问题。

过去，吃锅边糊都是吃完再算钱。东门口有一家锅边糊店，老板娘记性甚好，等着吃的人排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结账的人也很多。每一单她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加啥料，多少钱，从不出错。只是卫生条件差，老板一只手伸入卤料锅，抓出一把大肠，另一只手运剪如飞。剪刀上的油腻简直可当火锅底料。抓完大肠的手，一会儿又在抓钱算钱。如此周而复始，食客也见怪不怪。这样的场景，现在少见了——太干净的店面，总吃不出记忆的美味。

【身边故事】

逛菜市场

□李芝群

翻开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张择端整幅画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风貌。画里的虹桥和桥头大街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摊贩：有卖鞋子的，有卖剪刀的，有卖饮料的，有撑船送货的……仿佛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和船夫的喊号子声，满满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原来这人间烟火，早八百年前就飘在汴河两岸了。

汪曾祺曾说：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。看看鸡鸭、鲜鱼水果、碧绿的黄瓜、通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年轻时，我不能理解汪老所说的“生之乐趣”，总嫌菜市场太脏太乱。当了母亲之后才意识到，自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嗷嗷待哺的娃，却不能不吃不喝。要养好孩子，就必须与菜市场建立友好关系。

晨起，洗漱完毕，泡上一瓶奶，把孩子抱上婴儿车，就可以出门了。孩子坐在婴儿车上，双手捧着奶瓶，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奶，一边滴溜溜溜地转动着黑葡萄似的眼珠子。看川流不息的车子，看来来往往的人流，看被主人带出门遛的狗狗。离菜市场还有半条街，香味就牵住了鼻子。

焙肉的焦香，混着海鲜摊的咸腥，卖鱼的老伯拖着长腔喊：“海蛎干，海蛎干——”，那调门儿活像戏台上的老生。鱼摊前总挤满人，各品种的鱼，装在一个个泡沫箱子里，一字排开。买鱼的人在摊前挑挑拣拣，买好鱼的人把鱼装在沥水小筐里，排着队等待杀鱼。杀鱼的师傅，一边“吱吱吱吱”地刮着鱼鳞，一边现场教学，手上的鱼是清蒸还是红烧好吃。老伯卖的新鲜、价格实惠、称头足，所以生意好。

从肉摊走过，系着靛蓝围裙的老板娘用方言招呼我：“水的（美女），今天要吃什么？”我靠过去瞧了瞧。排骨码得整齐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像大理石纹路。因她的那句“水的”，我成了她忠实的顾客。后来才知道，女老板冲着年轻女性顾客都喊“水的”，初知“真相”时，心里泛起了点点的酸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继续死心塌地地关照她的生意。

蔬菜摊是打翻了的调色盘：顶花带刺的黄瓜还沾着露水，西红柿红得透亮，紫茄子还泛着油光。馒头铺的白汽裹着麦香往外冒，笼屉揭开时，雾蒙蒙的像幅水墨画。

孩子最爱看活禽摊。关在竹笼里的鸡、鸭、鸽子，不知随时都有被相中、被宰杀的危险，在笼子里悠哉地啄着谷子，“咕咕”地叫着。临街店铺养的大橘猫，趴在地上打着盹，尾巴尖不时晃两下。孩子冲着猫，“喵喵”地叫着，希望圆滚滚的猫能起来一起玩。

这些鲜活的声响与气味，织成了一张热气腾腾的网，把日子里的烦心事都滤净了。如果你累了倦了，就去菜市场逛逛，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听听讨价还价的声音，在柴米油盐中，重燃对生活的热爱，在一饭一蔬之间，体验生活的真味！

逛菜市场成了我们娘俩每日的早课。一天，我突然有个奇妙的想法，如果张择端能穿越到现代，他会不会把现代的市井生活，搬进画布里。我自答：一定会的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所谓的烟火气，不过是老百姓把每个日子，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模样。